

文史知识文库

漫話明清小說

文史知识编辑部编



文史知识文库

漫话明清小说

《文史知识》编辑部编

中华书局



责任编辑：马欣来

文史知识文库
漫话明清小说
《文史知识》编辑部编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怀柔桥中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 7 1/4印张·2插页·113千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3500册 定价：4.10 元

ISBN 7—101—00827—5/G · 21

BBF-55
107

写在《文史知识文库》之前

这套书本来是以“文史知识丛书”的名义出版的，现在改成“文史知识文库”。“丛书”改成“文库”，目的是使这套书容量大一些。把这套书编得更充实、更丰富，不仅容纳《文史知识》已经刊发过的较好的内容，还要容纳《文史知识》未能刊发的好内容。我们的计划是深入浅出地、重点而又系统地介绍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丰硕成果。

我们的时代日新月异。科学技术革命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国人民重振雄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祖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正酝酿着新的崛起，新的振兴。

在这一巨大变革中，在计算机、人造卫星、宇宙飞船、超导体、遗传工程等纷至沓来的时候，我们仍然会深深感觉到无所不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是如此的丰厚，以至于我们伴随着一项现代化工程的伟大胜利，几乎都要想起我们的前人，想起为我们编写了中华民族灿烂篇章的人们。我们的前人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灿烂文化。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汉魏六朝的丰碑巨制、韩柳欧苏的大块文章、明清之际的人生画卷，无不表现了对社会国家的情怀，对宇宙世界的期待。这千古风流人物的搏斗，相互辉映，激荡交融，造成了光华灿烂的中国，博大久远的中华

民族传统。这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民族凝聚、发展、强盛的力量。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总离不开我们站立的祖国大地。我们都是伟大祖国的儿女，对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对我们祖先繁衍发展的土地，怀有深切的挚爱之情。爱她，了解她，同时研究她；在了解她、研究她的过程中渗透着我们现在和未来的信念。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以重新崛起的决心，把祖国的传统文化放到整个世界文明的背景之中，我们一定会更准确地找出精华，区分糟粕，在看来杂乱无章、盲目被动的历史表象中，寻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为我们今天的创造活动服务，为我们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服务。

我们热诚地欢迎广大作者和我们一起编好这套文库，共同去完成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文史知识文库已出书目

与青年朋友谈治学

古代礼制风俗漫谈（一）

古代礼制风俗漫谈（二）

经书浅谈

古典诗词名篇鉴赏集

古文字学初阶

中华人物志·文学人物集

中华人物志·政治人物集

中华人物志·史学家小传

诗文鉴赏方法二十讲

学史入门

科举史话

佛教与中国文化

古代抒情散文鉴赏集

词学名词释义

中国文学史百题

金石丛话

中国古代科技漫话

漫话明清小说

中国古代官制讲座

佛教基本知识

中国字典史略

汉语音韵

中国古代韵书

怎样学习古文

目 录

- 明清小说与明清社会 方志远 (1)
争奇斗艳的明代小说 范 宁 (10)
且说《三国演义》 聂绀弩 (21)
从《三国演义·赤壁之战》谈历史和小说的关系
..... 周五纯 (31)
迅雷风烈笑谈中——“煮酒论英雄”赏析 陈 飞 (37)
雄伟的农民战争史诗——读《水浒》 宁宗一 (41)
论《水浒传》(百回本)的后半部
——兼论《水浒传》的民族思想 吕乃岩 (50)
一样题目，两样文字——武松打虎与李逵杀虎
..... 何永康 (60)
《水浒传》与《荡寇志》 徐公持 (67)
“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
——谈《西游记》的现实性 李希凡 (76)
明中叶后的社会本相——长篇名著《金瓶梅》 沈天佑 (85)
“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漫谈《封神演义》 何满子 (95)
冯梦龙、凌蒙初和“三言”、“二拍” 魏同贤 (101)
古代短篇白话小说的珍品——“三言” 宁宗一 (109)
闲笔话《聊斋》 李厚基 (119)
《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 詹幼馨 (127)

- 怎样阅读《儒林外史》 陈美林 (137)
“红颜薄命”的挽歌——《红楼梦曲》赏析 胡小伟 (145)
重评《红楼梦》第四回 傅继葭 (157)
天然无饰见功夫——谈“宝玉挨打” 高松年 (165)
借镜花水月，写世道人心
 ——《镜花缘》的笔法和读法 闻 起 (170)
文康及其《儿女英雄传》 叶 易 (178)
古代武侠小说的代表《三侠五义》 石昌渝 (185)
《老残游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严薇青 (193)
封建社会的丧钟
 ——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裴效维 (200)
晚清官场群丑图——读《官场现形记》 裴效维 (210)
“三十年旧事，写来都是血痕”
 ——读《孽海花》 裴效维 (219)

明清小说与明清社会

方志远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像两颗夺目的亮星，升起在明初文坛，被文学史家们视为明清小说的重大成就。但是，人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问世以后，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断裂时期。在这一个半世纪里，除了瞿佑的《剪灯新语》和李昌祺的《剪灯余话》等屈指可数的传奇短篇集外，没有产生过一部有影响的小说。而到嘉靖以后，却涌现出以《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及“三言”、“二拍”为代表的一大批长篇小说和短篇白话小说集，令人目不暇接。然而，这样一个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却被又一次的改朝换代所中断，直至18世纪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才以其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曲折故事，打破了小说史上的沉寂，它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犹如三个巨浪，将明清小说的创作推到高峰。但明清小说的真正繁荣期，却出现在晚清。据阿英先生估计，这一时期翻译和创作的成册小说不下一千种，但无论在思想深度上还是在艺术造诣上，却没有能与《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相匹者。明清小说创作的大起大落，客观上反映了明清社会的一波三折。

严格地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并非明初社会的产物，而是宋元市民文学发展的结果。关于三国的故事，唐季五代

以来即在民间广为流传，是宋元话本杂剧的重要创作源泉。目前所知的最早关于三国的话本小说《全相三国志话本》，流行在元代至正年间，虽然内容比较简单，文字稍嫌拙朴，但罗本《三国演义》的主要情节，已在这里出现。同样，《水浒传》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内容，宋元间成书的《大宋宣和遗事》也已备载。罗贯中、施耐庵正是在继承宋元话本小说的基础上，创作出《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

据《武林旧事》所载，南宋著名的“说话人”，说小说者有52人，说史事者有23人，说佛事者有17人。世情、历史、神魔，实为宋元话本的三大内容，而在明初成为长篇的只有反映历史题材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其流行也并不在明初，而是在嘉靖、万历时期；至于大量反映市井平民日常生活以及谈鬼说怪的作品，直到明中叶以后才渐次被挖掘出来。这就不能不使我们考虑：明前期一百多年的历史，在中国文学史、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究竟处于何种地位？

明朝建立以后，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恢复、保护小农业生产的政治经济政策，使从唐中叶以来渐趋解体的小农经济重新得到巩固和发展，并成为明初极端君主专制的基础。在明初高度强化的君主专制制度下，社会思想遭到禁锢，商品经济受到摧残，宋元时期发展起来的市民文学，也被扼杀。明初严峻的政治形势，并不具备小说创作的社会条件。尽管元末明初波澜壮阔的政治风云和宋元时期市民文学的发展惯性的相互作用，仍然造就出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样的不朽历史小说，但这也是产生于明初极端君主专制尚未得及发生作用以前；至于世情小说和神魔小说，则被扫除一空。政治上的

净化带来了小说创作的净化。

天顺、成化以后，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趋于活跃，明初极端的君主专制制度和经济一统化政策，以及由此导致的严峻政治形势，开始出现缓解。社会风气也由“敦厚俭朴”转向“浮薄华侈”。市民阶层和市民意识重新抬头。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终于从嘉靖开始出现小说创作的高潮。与明初不同，嘉靖以后的小说是以世情、神魔小说（尤其是世情小说）为主流。可以说，宋元的话本小说，是明中后期小说的文学源头；而当时的社会现实，则是它的生活源泉。

在民间流传的唐僧取经故事的基础上，宋元之际已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问世，元末流行的《西游记平话》，进一步增加了取经故事的神话色彩，人物形象也更加丰满，成为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重要材料来源。冯梦龙的著名短篇白话小说集“三言”中的不少篇目，录自宋元话本小说，即由冯梦龙自己创作者，也多以宋元话本故事为引子。被认为我国第一部单独由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金瓶梅》，也仍取《水浒传》故事中的一节为全书的开端。这些小说无论在语言文字上还是内容编排上，均跨越明前期而直承宋元。

在明中后期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这样一幅画图：商业发达，城市繁荣，官、商合流，金钱万能，社会道德堕落，官场风气腐败。这几乎是明中后期社会的写照。在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正德以前被称为“风尚诚朴”，而嘉靖以后，则“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走下，而不可返也”。明前期，吏治整肃，官员致仕，惟恐有人言其重利，而至嘉、万时期，为官惟以取财为能，稍清廉者，被人讥讽。

在嘉靖、万历的小说中，我们也看到作者对社会现状的矛盾心理。他们既赞美青年男女的自由婚恋，又痛惜封建道德风尚的堕落；既主张消除士、商间的社会差别，又希望封建纲常的重振；企图通过小说来规劝人们放弃对金钱的追逐，回到原有的道德规范中去。冯梦龙在这一问题上具有代表性。在“三言”中，有大量关于男女青年冲破封建礼教，大胆追求爱情的动人故事，但几乎每个故事，又安排了金榜题名、夫贵妻荣的大团圆结局。在《一文钱小隙造奇冤》这样不很著名的短篇中，冯梦龙对明代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和社会风尚作了真实的叙述，但得出的结论则是“奉劝世人，舍财忍气为上”，又回归到旧的社会观念之中去了。

小说家的矛盾心理，反映了明中后期普遍的社会观念。人们既反对明初那样的高压统治，又不满于嘉万时期封建法制的废弛；既热衷于对财富的追逐，又对因商品经济的冲击而日渐颓废的社会风气表示担忧；既希望有一定的思想、活动自由，又担心社会发展方向的失控。社会观念的矛盾，反映了社会现实的矛盾。明中后期，尽管商品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在一些先进的手工业部门出现了稀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市民阶层逐渐形成并开始有了自己的经济要求，但是，这些发展和要求在传统的农村自然经济和稳固的政治经济一元化体制面前，又显得那样的微弱。商品经济不但不具备改造乃至统驭自然经济、解体一元化政治经济体制的力量，却因城市经济的畸形繁荣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道德的过速堕落而引起从下到上的普遍憎恶，因而在一次新的改朝换代中被政治权力碾得粉碎。以商品经济和城市繁荣为基础的小说创作，

又一次进入低潮。

清朝的建立以及封建君主专制的再度强化，既是明清之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结果，也是对明中后期封建法制松弛和封建道德堕落的反动。从民族意识来说，清朝的入中原是一次“华夷之变”；从阶级意识来说，清朝推行的强权政治又代表着中国社会的领导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从社会意识来说，清初对城市经济的摧毁和对小农经济的扶植，则顺应了广大农民的愿望。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清初社会是跳跃了明中后期而直承明初，自然经济重新得到稳定，君主专制重新得到强化。直到康熙晚期，商品经济和市民意识才又开始复苏，但却以比明中后期缓慢得多的速度发展。小说创作的又一次高潮也伴随而来。

在艺术手法和思想深度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似乎自然地形成三个阶梯。《聊斋志异》以一个个独立的花妖狐魅的短篇故事，从表层揭露清朝政治的溃疡；《儒林外史》却是以一条主线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短篇故事串成长篇小说，来剖析封建专制制度的一个社会基础——封建知识分子，进而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科举制度；《红楼梦》则是以几个上层贵族家庭的兴衰荣辱和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瓜葛为线索，来揭示封建社会的内部矛盾。

如果我们将明中后期的《金瓶梅》、《西游记》及“三言”、“二拍”等与清康雍乾时期的《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前者的格调是轻松的，轻松中带有几分戏谑；后者的格调是严肃的，严肃中带有几分悲感。

两个时期小说的不同特点，反映了两个时期不同的政治

气候。明朝自成化始，皇帝已不经常过问政事，至万历，神宗三十年不上朝，诸司奏启留中不发，大臣离职不闻不问，都察院八年不配正官，诏狱遍地长满青草，封建法制近于废弛，整个国家机器几乎凭借惯性运转。而清朝康雍乾时期，正是封建法制重建并趋向稳固、君主专制高度强化的时期，连续不断的文字狱和文化专制政策，驱赶着文人儒士埋头古籍，直至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尚心有余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全为稻粱谋。”正如傅衣凌先生所说：“在万历时代是自由奔放的，有较多的新气息，而到雍乾两朝则严肃冷酷，闻不到人们的笑声。是以新的因素往往中断、夭折。”（《从中国历史的早熟性论明清时代》，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较之明中后期，清前期的封建政治制度不是衰落了，而是强化了，封建经济结构不是松散了，而是稳固了。因而，明中后期的小说是嬉笑怒骂，无所顾忌，康雍乾时期的小说则是假语村言，言而未尽。

两个时期小说的不同特点，又反映了小说家社会责任感的升华。笑笑生、冯梦龙等嘉、万时期的作家，多用嘲弄的笔调来揭露那些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的男盗女娼者，一吐为快。甚至对一些腐朽生活细节津津乐道。较少考虑社会效益，所反映的，也往往是某种社会现象，而缺乏对整个社会的批判。吴敬梓、曹雪芹等雍乾时期的作家则力图通过故事情节来展示清代社会的全貌、表达作者自身的济世主张，行文下笔间，可以感受到作者对腐败现象的痛心疾首。

许多小说评论家和历史学家认为，《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小说从不同角度揭露和抨击了封建制度的罪恶，反映了作者对新生活的追求，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不少学者又认为，这

些小说还反映了封建制度的濒于崩溃和走向灭亡，表现了封建社会的世界观原则和准绳的彻底破产，则未免失之于过。

康雍乾时期，正是清朝最强盛的时期，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家，所能感受的是自身和家族的悲剧，很难设想他们能感受到清朝乃至封建社会的没落并在小说中反映出来。一方面是曹雪芹笔下的几个贵族家庭的衰败、吴敬梓笔下的科举制度的不合理，一方面却是另一些家族的兴起、更多的知识分子奔竞于科场。《红楼梦》等小说确实揭露了清代社会的腐朽，但腐朽并不等于灭亡，中国封建社会从确立时起，腐朽性就已开始暴露，同样，腐朽也不等于崩溃。人们指责高鹗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在续书中写了贾府的复兴。其实，高鹗的这一处理却使《红楼梦》更能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盛极而衰，衰而复兴，具有极强的自身调节力和稳定性。

人们往往只注意“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却很少考虑，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资本主义的猛烈撞击，这个发展过程将会有多少长时期。在曹雪芹等人生活的康雍乾时期，还远没有形成使封建社会崩溃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小说家是不可能超越时代去反映这一社会的崩溃和灭亡的。

鸦片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中国既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政治经济结构，又无法迅速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而是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自然经济顽强地抵制着洋货的冲击，却又不可挽回地走向解体；城市仍是封

建统治的政治中心，但在外来资本的刺激下，经济上却呈现出畸形的繁荣；清王朝竭力维持祖宗旧制，压制一切新的思想，却无可奈何地走向衰亡。人民的生活状况继续恶化，上层社会进一步腐朽，民族自救意识开始形成并逐步发展为实际行动。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出现了小说创作的繁荣。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民族自救意识的加强，晚清小说创作以 1895 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为自然分界，形成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三侠五义》、《彭公案》等侠义公案小说为主流，小说对社会的黑暗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揭露，但并没有跳出旧式侠义小说的窠臼。小说中的侠义人物，几乎无一例外的最终拜倒在清官脚下，为朝廷卖命，反映了生活在苦难之中的芸芸众生寄希望于清官、侠客的社会心理。后一阶段以《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老残游记》等谴责小说为主流，揭发弊端，纠弹时政，举凡官僚制度的腐朽，官场作风的腐败，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地痞流氓的无耻，乃至民众的愚昧和社会风俗的落后，均在小说中得到反映。从这些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无所作为、濒于灭亡的王朝，一个陷入灭顶之灾的古老民族。但绝大多数小说的格调低沉，在伤感和愤慨之外，难以看到前途和力量，这客观上又反映了这样一个社会现状：尽管民族自救意识增强，但全民族的觉醒程度却极为有限，离爆发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尚有相当的距离。辛亥革命的结局正说明了这一点。

晚清小说，主要是谴责小说所表现的一个明显倾向，是小说日益成为作家自觉地透视社会、批判社会的武器，小说家的社会责任感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强烈，这无疑是明清小说的

一大进步。但也正因为作家在创作时以理性控制感情，使艺术性服从于实用性，故而小说无论在组织结构，还是塑造人物上，均显不足。晚清谴责小说数量甚多，却没有塑造出一个不朽的艺术形象，没有出现一部影响深远的巨著，不能说与此无关。明清小说与明清社会一样，至此也走到了它的尽头。

“文革”之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过去被否定的文化现象，对明清小说的研究也有了新的突破。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明清小说进行了研究，如《金瓶梅》研究、《儒林外史》研究、《红楼梦》研究等。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我们对明清小说的认识，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文学作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这也促使人们不断地进行新的研究。例如，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更加注重情感表达和个性张扬，因此，对于那些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的小说，研究者们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文学逐渐兴起，这也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总的来说，明清小说的研究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努力和探索。